

四之書叢活生女婦

在德國女牢中

著 哇 蘭 胡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六年八千二國民華中

四之書叢活生女婦

中 牢 女 國 德 在

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郵費

印刷者

生
活
印
刷
所

發行者

著 者
胡 蘭 畦
生 活 書 店

重慶 香港 西安 桂林 昆明 衡陽 南昌 常德 臨川 百
武庫街 大馬路 中馬路 成安州 吉寧州 上海 南京 迪化
二十號 二十五號 二十七號 〇一號 〇二號 〇三號 〇四號
貴陽縣 萬縣 麗水 南寧 桂林 嘉定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版(S)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再版(S)

目次

一	被捕	一
二	會客	二
三	洗澡	三
四	第一次散步	二七
五	一個安息的日子	三五
六	一塊巧格力糖	四〇
七	警察總局內的示威遊行	五〇
八	英勇的安嘉	五四
九	鉛筆	六〇

一〇	另一個女禁子	一七
一一	隔一層玻璃的接吻	一七
一二	是誰的罪惡呢	一九
一三	兩種不同的賜予	一九
一四	獄中的祝壽	二五
一五	生活上的好紀念	二六
一六	我們要起來組織	二六
一七	一個謎	二六
一八	我們的團聚	二五
一九	偉大的女牢	二四
二〇	掃爾、綠蒂與理論家的太太	二五
二一	來書	二六

二二	下午還要重問……………	一七〇
二三	我們需要優子……………	一七六
二四	體育會……………	一八四
二五	她們要努力創造新生活……………	一九二
二六	監獄醫院……………	一九九
二七	醫生和看護……………	二〇四
二八	狗熊……………	二二一
二九	一個判了死刑的女人……………	二二八
三〇	半夜的嘈雜……………	二三六
三一	史料一（血的問題）……………	二三〇
三二	史料二（保護動物委員會）……………	二三五
三三	史料三（集團結婚）……………	二四〇

三四	史料四（恢復手工業）	二四二
三五	放話匣子的不再來了	二四七
三六	秘密警察處的審訊員們	二五〇
三七	你莫要趁火打劫啊	二五七
三八	破壞了興登堡政府罰餓三天	二六三
三九	真是妙想天開	二六六
四〇	莫要輕弱得失了理智	二七五
四一	雲	二七五
四二	中國銀菜	二八三
四三	還有一種人	二八六
四四	這光彩和太陽一樣	二九一
後記		二九三

小引

在旅歐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值得寫出來，但是沒有比在牢獄裏的生活更有價值。因為在牢獄裏，我所得到的，可寶貴的偉大的教訓，不是在一般的情況中所能得來的！

被壓迫的姊妹們！要得到真正的同情與愛撫，只有在革命的隊伍裏！這是我先寫這個生活片斷的一點意思。

此外，本文片斷的在法文世界報刊出後，德、俄、西班牙，都有轉載。但原文都不在作者手中，在詞句上，恐怕會有點出入。

一 被捕

天還沒有亮，街上也還沒有行人的足音，一輛大車的聲音，沉沉地從窗外滾過去不遠，便停了下來。隔壁人家人們的鼾聲，甜蜜地打得悠而且久，似乎完全解除了他們一切的緊張與疲倦一樣。這時我家已來了幾位穿黑褲褐衫的『武裝同志』，還有幾位便衣警察，自然是翻箱倒篋，廁所、廚房以至於昨夜剩的稀飯都攔了又看，好像那裏面埋藏得有反法西斯的毒菌一樣。信件、紙單、稿子、中文書、德文書、以至於照片，他們捆了幾大包，夾在他們的腋下。簡直是在替我搬家。

在對面工人屋裏，他們搜出了一本課本，沒有什麼，是這個工人讀了資本論的一冊短筆記。這樣我和對面房裏的工人們更被他們請上了他們開來的無篷高車。

這車子還不算囚車，只是捕人的，德國人都是認識的，因為警察們從前在每個羣衆大會上總要開去幾十架。

天已大亮了，街上的行人也很輻輳，工人們早已進了工廠，寬敞的大街上夾着皮包的，多是些店員先生們，他們都忙吼吼地走着。特別是我們坐的無篷高車駛到和電車並排走時，電車中那些拉着皮帶立着的先生們，也都彎着腰伸出頭到窗子外來注視我。我想一定因為我是個黃面孔的東方人，而且是個女子的緣故吧。他們也帶一點驚異的樣子，但不一會也就漠然了，我不知他們有什麼感想。是否外國人應該提呢？他們或者已經看慣了，或者是忙於去上工，沒有時間來想這些事情？

在高車中，工人坐在右邊的棧子上。他沉默地沒有說話，也沒有看我，我想他不十分好過吧。我呢，一定因為從前在很多大會上作過抗『友邦』反帝的講演所惹出的事情。甚至於『友邦』人告密也是可能的。何況現在法西斯的德國是絕

對幫助日本的呢？但是我是中國人，我們還有一個公使館，如果警察今天不放我回家，我馬上通知公使館。他們立刻就要保我出去。那麼，我一點也沒有危險。然而那工人，一個窮而無告的無產者，因搜查我而牽連到他，誰知道人家要如何對待他呢！想到此，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視線正碰在他冷靜的眼光上。但我們還是沒有說話。

到了警察總局那個屋裏，那兒早已有好幾個新捕來等待警察發落的。那些人靜靜地抽着烟捲，靜得好像沒有一點意外的事情一樣，把烟捲的烟子吐着圈，小圈從大圈裏穿出去。直到警察把那些人帶起走了，才輪到我的頭上。警察帶我走的時候，工人還坐在那裏，我和他握手作別，他發出誠懇而沉重的聲音：

『保重呵！你自己，蘭娃！』

這聲音的沉重，幾乎壓碎了我的心子，雖然我儘管在答應他，同時也在說：『你也是要自己保重』的話，但是老罣在我心上的：『誰知人家要如何對待他』

呀！』的煩憂，使我不免又緊緊地望了他一眼。我覺得他的眼光，或者說他的思想，是一直跟着我的背影走出那間屋子，但是我不敢再回首去看他一眼，我怕警察因此而加緊他的罪戾！

轉了好些灣子，警察把我帶到很高的一層樓上。交到女牢裏，開始到了辦公室，把我的名字，生庚年月都寫好了，警察也去了，一個女牢子把我帶到一間小屋裏，她坐在棹邊拿起石筆來，在那掛滿了人名的石板上，又添上我的名字去。

『請把衣服脫了！』她說得平靜極了的樣子。

『幹什麼？』

『請脫吧！』

『……』於是我把外衣脫了。

『不是，請通通脫掉。』她還是客氣的樣子。

『幹嗎，要照我一個光身像麼？』我一面這樣想，但一面還是拒絕她說：

『不能！』

『不，不行！這是規矩。』她很堅決的樣子。

糟糕，這真沒有辦法。假如她要給我照一個光身像的話，那才是笑話啊，我們中國人。但這個時候簡直沒辦法，於是我把襯衣脫了，又把襪子吊帶……脫了，我拿背向着她，讓她照個背影也沒啥關係。

『好了，穿起！』她對於我這樣不自然的樣子，簡直忍不住笑了，但她也不敢認真地笑，她把嘴唇咬得很緊。我覺得她簡直很不好看。她又走到我面前把鞋子襪子也都提來看了一遍，抖了又抖，這時我才明白，她是檢查。真是混蛋加九級！剛才捉來的人，誰還把違禁品帶到警察局來讓你檢查？

檢查完畢，女牢子把我帶到一個號子裏。雖然很窄，這兒有一張木板床，床上鋪着藍布印花被單，也還整整齊齊的，還有一條獨板橙。一張小茶几，馬桶就在床枕頭上，光線是從很高的窗口透進來的，因為窗口太小的緣故，空氣很不新

鮮，一踏進門便感到悶氣，雖然屋子裏打掃得很乾淨。乍進來是不會感到什麼不好過，而且還覺得，在東三省的同胞，恐怕平常也沒有這樣的生活吧。

女牢子把我送進號子裏，話也不和我說一句，毫無情地轉身就把門鎖上，而且嘖地一聲門上一條鐵槓子。這聲音好像把我從夢裏驚醒起來了，我頓時感到一種不安，感到一種不自由的威脅，萬一大火燒起來時，這鐵也似的黑壁頭，我就變成一個鐵鑽子也鑽不出去，萬一街上發生了暴動，啊，我從窗子口上也飛不出去呀！我仰着頭望着那很高，透進光線來的那個奇怪的窗口，從這個窗口，我不能看見天空，因為牠是很小的一個口，而且是用木板擋着的。床上的藍布印花被單，像瞪着眼望着我一樣，靜靜地沒有聲息。

無聊極了，把警察給我的一張公事紙拿出來再讀：『君在此有敵視德國的行動，依法律某條應行驅逐，又依新法律某條某條應處罰……』

真是令人詫異，我自問不但不會有過敵視德國的行動，並且簡直沒有這種思

想，就是日本，我也不會仇視牠。對中國的強奪，並不是日本的全民族，而且他們也有很多的男婦老幼正受着那戰爭的威脅：這可怕的戰爭把他們的骨肉分折了，那些日本人的老母少妻，她們一面還在睡夢中等着她們的丈夫或兒子的時候，這些壯健的男人們，老早已成了黃土中的白骨或砲灰了啊！誰無父母妻子呢？假如你還有人心的話，你怎麼會沒有同情？

這個世界就是不准人有同情心的，而且也沒有用處，這個世界就是誰有強力，誰佔勝利。如果你要爲人類做解放的運動麼，你得先有強力，啊，你得先有很大的強力！想到這裏，我站了起來，彷彿立刻就要幹一點什麼似的，然而抬頭一看，我是被鎖在這號子裏。

我不能讓我這樣煩躁下去，於是我又把門上掛的室內規則翻一下細看。上面寫着『第一保持身體的清潔，清早六點鐘起來，隨即盥洗，被捕者有權修容，三天許可剃一次鬍子。兩個禮拜許可洗澡一次。』謝天謝地，這樣熱的夏天，兩個

禮拜洗一次澡！並且還使我覺得，這原來還是一個關男人的牢獄，他們捉了究竟有若干女人呢，把關男人的牢獄也改變成女牢了。除此而外，跟着就來了一大篇禁止：禁止敲壁頭，禁止互相交談，禁止唱歌，呵呀，這真是一個監牢呵！這對於我自己，還能夠平靜地坐着，然而那工人臨別時的沉重聲音，好像留聲機一樣，老是在我的耳鼓上搥。這使得我引起許多對於工人的感想。

這工人是一個當歐戰缺乏食物時，留得殘生的不健康的很瘦而且常常鬧胃痛的，然而却很了解人生意義的覺悟青年。他因為自己是一個工人，很怕自己的學識不夠，所以很努力於學習，也很愛和人討論許多的問題，特別是關心中國的問題。對於哲學，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他都有很豐富的常識和研究。他做有很多的筆記，盡是他讀書的心得。我回家的時候，總是看見他在涼台上讀書，或寫筆記，這給我以很大的鼓勵。因為他一個工人還能夠這樣地勤於學習，我們這些智識份子如果不讀書，真會羞死！因此自己也得加緊一點研究。今天這意外的事

故實在使我難過：工人因為他的學習，因為他的筆記被捕了，但這却是因為搜查我牽連到他！我難過，但一句抱歉的話都不能對他說。如果我很快的得到自由，接着一定要被警察驅逐，那時萬一他還在牢裏，那也許一世也不能再看見他了。這傷痕將永遠留在我的心裏！人生就是這樣奇怪地不能把握麼？

二 會客

已經被捕五天了，給公使館寫去的信，至今還無答覆。我不是告訴得很清楚嗎，我因作反日運動被德警拘捕了，請他們保我出去，我想很快地回國，走上抗日的陣綫以求中國的解放，也就是我答謝他們的幫助。這信還不夠誠懇麼。爲什麼不保我，爲什麼不答覆？我怎樣也想不出理由來啊。

如果一個人長期關在這個屋子，老不見天日，也不見人類，他會越過越覺得這屋子窄得可怕，動物園裏的鷄籠也會比牠大一點。記得小時在家的時候，赤蓮大姐每天都是把鷄鉢子洗得很乾淨，把糠飯和給鷄吃，一清早就把牠們放到後院竹林裏去。現在被鎖在這個窄得不到兩個 Meter 寬的號子裏，四五天了，還不得出去透透空氣。清早是苦咖啡，中午是洋芋漿糊。每天每天都是這樣。銻鐵調